

瑜伽師地論卷十二·本地分中三摩呬多地第六之二

辛三、修習所緣諸相作意（分二科） 壬一、徵

復次云何修習所緣諸相作意？

「復次云何修習所緣諸相作意？謂即於彼彼諸相作意思惟，以思惟故能作四事」。

這是〈三摩呬多地〉的第三科。這個「作意及所緣」，分兩科講完了。現在第三科「修習所緣諸相作意」。前面是說了「作意所緣」以後，現在再說明「修習所緣作意」的一種作用、一種功德。說了這麼多的作意和諸相、三十二相，有什麼用處呢？是這個意思。這裡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徵」。

「復次」就是前面說了「所緣諸相」，其中的含義還沒有完，所以「復次」，又「修習所緣作意」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這個所緣諸相的作意，若是加以修習的話，有什麼功德呢？是這樣意思。

這是問。底下解釋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能作四事」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標」。

壬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癸一、能作四事（分二科） 子一、標

謂即於彼彼諸相作意思惟，以思惟故能作四事。

「謂即於彼彼諸相作意思惟」，前面說了七種作意，又說四十作意，又說三十二相。這些「諸相」不是白說的，是修行人在修止觀時候要用的。這就是說那個修行人「於彼彼諸相」，前面說三十二相，就是一個相一個相，你能拿它作所緣境，去作意、思惟、觀察的話，你就能夠得到四種功德。「以思惟故能作四事」，你若能去思惟觀察的話，你不會徒勞的，會成就四種事。

這是「標」，底下「列」，那四種功德呢？

子二、列

謂即修習如是作意，又能遠彼所治煩惱，又能練此作意及餘，令後所生轉更明盛。又即修習此作意時，厭壞所緣，捨諸煩惱，任持斷滅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。

「謂即修習如是作意」，這是第一件事，就是用它作所緣境，你能夠修習，這個「習」就是不斷的重複地做，做了一次再重複做，重複做、重複做，不斷的重複這樣做，不斷的重複這樣作意觀察，這是一件事。

「又能遠彼所治煩惱」，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能遠離你所要對治、所要消滅的煩惱。我們不高興有煩惱，但是煩惱還是要在心裡面活動，現在若能夠，

你能夠修這「彼彼作意」，「彼彼諸相能作意思惟」的話，就能夠息滅那個所滅除的煩惱，那個煩惱就滅了。這個原因呢？我們如果…你若是作如是觀的話，你應該會感覺到。譬如說是修無我觀，修這無我觀，無我觀是個名稱，它有一個內容的，你把這內容啊！一句、一句，一段、一段，你把它如實的明瞭了，然後在修止觀的時候就這樣思惟，這樣思惟的結果是什麼呢？結果就是如實的了知了。就是文字上說是無我，我們就這樣去思惟觀察，就對於無我義會更深入的、更徹底的明白了是無我的，就是把這件事做成了。做成了的時候，就是「遠彼所治煩惱」，因我而生起的煩惱沒有了；因為有我而生起的煩惱，這個煩惱不生起了；因為在你心裡面沒有我，所以你不會再因為我而生煩惱。

譬如說修這不淨觀……，這個不如理作意……，佛告訴你這樣子去觀，這樣的染污分別，你觀察是染汙的、觀察是青瘀的、膿爛的、散壞的、是膨脹的、是白骨……什麼什麼的，這樣的觀察。愈觀察你對於這個不淨愈能夠如實了知；這種了知的印象愈深刻，愈深刻呢，「因淨」，原來我們的顛倒心認為是清淨的而引起的煩惱沒有了，這煩惱不起了，所以「能遠彼所治煩惱」，就是認識的清楚了，它就沒有煩惱了。所以要不斷的去觀察，不斷的去思惟，是這樣意思。所以「修習如是作意」，你就成就了如實了知，成就了如實了知「能遠彼所治煩惱」，這煩惱就同你遠離了，同你距離的遠了，再不發脾氣了，沒有這個問題，眼睛不會厲起來，就是這樣子。這就是藥吃對了，病就好了，是這樣意思。

我們沒有作如是觀的時候，也是人與人不同。有的人智慧大，他看得清楚，他心裏有個反應，遇見合理的、不合理的是有反應。我們智慧不夠，遇合理的事情、不合理的事情，也有反應。大家不一樣，同樣的境界反應的不一樣。但是若是在佛法裡面，你能夠努力的修這些如理作意，就能徹底的把自己改變了。改變了以後，就是「遠彼所治煩惱」，一切煩惱都沒有了。這是第一種好處。

不但這一種好處，還有第二種好處。「又能練此作意及餘，令後所生轉更明盛」，這是第三種。「又能練此作意」，「練」，練者習也，就是修習那個習。練習是什麼意思？就是不斷的重複，如寫字，這個字不斷的重複的寫，不斷的重複寫。修行修止觀呢？觀也是不斷的重複的觀是無我的，色受想行識裡面沒有我，就不斷的重複這麼想。修不淨觀也是，不斷的重複的觀；修無常觀也是這樣子修，觀受是苦，也是這樣的觀。你能這樣子「練此作意」，作意

的時候呢？「及餘」，這個「餘」是什麼？後面解釋的很好，這就是和作意在一起活動的心，就是心。這個作意就是心所，心所法是各式各樣的，那個心王是通於一切心所法，只要有心所一定是有心王。這個「餘」就是那個心，「作意」就是心所。你常常這樣子用功修行的時候，「令後所生轉更明盛」，就是剎那剎那的這麼生起嘛！你那心裡面的智慧光明就強起來了。那麼這樣說，前面「遠彼所治煩惱」是斷德，能斷煩惱，這底下是智慧光明就殊勝起來，「轉更明盛」。

「又即修習此作意時，厭壞所緣，捨諸煩惱」。前面說這個「遠彼所知煩惱」是現行，是煩惱的現行。後面引這《披尋記》上說，就是前面說那四種，沈、掉、亂、著這四個煩惱，這個四個煩惱就是包括了一切的煩惱，那是屬於斷德一部分。現在轉更明盛就是智慧，智慧也就殊勝了。

「又即修習此作意」的時候呢，「厭壞所緣」，這七種作意裡面有厭壞所緣，就是對於所緣境有厭離心、有厭離心。這不是一個美妙的，觀察這色受想行識如病；就像一個人有病，病不是好的。如病、如癰，病是通說的，癰就是生瘡了，如病、如癰、如箭、如刺，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；那麼這樣子觀察所緣境的時候，就能夠「厭壞所緣」。原來我們對於我自己的色受想行識認為是很美滿的，認為是可愛的，現在也感覺到這不是好的東西，是壞的東西。「厭壞所緣，捨諸煩惱」，就是把這一切的煩惱都棄捨了、都沒有了，這應該也包括煩惱的現行，但是也深入的消除了煩惱的種子。

「任持斷滅」，煩惱種子消滅了以後，叫做「斷滅」；而這個斷滅是保持、任持，能攝持住不變。你只是調伏了煩惱的現行，你不謹慎呢，煩惱又來了，你不能任持，你不能保持不變。若把煩惱種子給消滅了，那就是究竟的解脫了，究竟斷滅了煩惱，這個清淨的境界能保持得住，這個「任持斷滅」。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」，這個時候就使令很多很多的煩惱，遠離了你的色受想行識，它永久也不再來和你親近了，那麼就是解脫了。

這個修習此作意時，是「厭壞所緣」，這是努力的修行加行道。「捨諸煩惱」是無間道，就是煩惱障礙我們見到真理，把煩惱去掉了，我們就和真理面對面了，就中間就沒有間隔了。「任持斷滅」是解脫道，沒有煩惱的繫縛了、解脫了。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」，是勝進道，還要繼續向前修，因為斷煩惱只是一開始斷一部分，不是完全斷了，所以繼續要修行，那麼煩惱就更遠離了。

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」，「相續」指的生命體說，或指這個阿賴耶識說也好，或者就是指這個色受想行識說也好。

那麼就是得到這四種功德，這個修此「作意」有這四種事情，第一個數的「修習如是作意」，這件事情很重要。然後得到什麼的好處呢？就是第二又「能遠離彼所治煩惱」。第三「練此作意及餘，令後所生較更明盛」，這是第三。第四「修習此作意時，厭壞所緣，捨諸煩惱，任持斷滅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」，第四個。

子三、結

是故修習如是所緣諸相作意。

這是第三科「結」，結束這一段。說了那麼多的「作意」、「所緣」是為幹什麼的呢？原來就是為了斷煩惱、增智慧、得解脫的意思。

癸二、能入諸定（分六科） 子一、入定因緣（分三科） 丑一、標列復次由四因緣，入初靜慮，乃至有頂。謂因力、方便力、說力、教授力。

「復次由四因緣，入初靜慮」。這是這個「修習所緣諸相作意」，「能作四事」這是一科。第二科「能入諸定」，這個也是很好的事情，使令我們入到很多很多三昧裡面去，能作如是作意有這個功德。「能入諸定」這是第二科，「能入諸定」裡面分六科，第一科「入定的因緣」，有什麼條件可以入定呢？分三科，第一科「標列」。

「復次由四因緣，入初靜慮，乃至有頂」，這是菩薩告訴我們，你要準備四個條件，這四個條件準備好了，你就能「入初靜慮」，色界的初禪，「乃至有頂」，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「有頂」應該非想非非想定都可以入，但是現在主要是四種靜慮。那四種呢？底下列出來。

「謂因力、方便力、說力、教授力」，這四個因緣。這是「標列」出來，底下第二科「解釋」，先解釋這個「因力」，什麼叫做因力呢？

丑二、隨釋（分四科） 寅一、因力

云何因力？謂曾鄰近入靜慮等。

「云何因力？謂曾臨近入靜慮等」。就是說這個修行人他過去「曾」、曾經「鄰近入靜慮等」，就是接近「鄰近」，就是初靜慮是個鄰居，你曾經入定，那個定和初靜慮是相鄰的，就是這麼意思。它是初靜慮的「鄰」，你到了鄰這個地方和初靜慮就接近了，這麼意思。你曾經「鄰近」的定，鄰近的定就是

未到地定，可以這樣說。那入了，你能學習那個，你就能入初靜慮，入初靜慮就不難。

或者說就是你前一生，你前一生這樣學習過，學習過你栽培了這個奢摩他的種子，這個定的種子，依此種子為因，這個因有力量使令你入定，入初靜慮，就這樣說，就是以種子為因。

寅二、方便力

云何方便力？謂雖不鄰近入靜慮等，然由數習無間修力，能入諸定。

「云何方便力？」這是第二，什麼叫做「方便力」？這個《披尋記》那個文下面還是有的。「云何叫做方便力」呢？「謂雖不鄰近入靜慮等」，說是我沒有達到那個程度，我沒得未到地定，我沒有初靜慮等。

「然由數習意無間修力，能入諸定」，然而你若是不懈怠，你能夠有強烈的希望，我要得定，我要得到初靜慮，那麼你就會數數地去靜坐，修習止觀而不懈怠。「無間」就是不懈怠。「修力」，不懈怠的這樣修止觀。「能入諸定」，你還是可以入定的。

這樣說呢，這個「因力」是過去的事情，不是現在。這個「修習」是現在，現在你可以努力，還是有希望可以得定，就是精進可以入定。那麼這個「方便力」，方便力這三個字是個題目，這題目的意思，怎麼講法呢？「數習無間修力」，就叫做「方便力」；就是採取實際的行動，實際的去用功修行，那叫做「方便力」。

這是第二科，底下第三。

寅三、說力

云何說力？謂於靜慮等增上緣法，多聞任持，乃至廣說。即依此法獨處空閒，離諸放逸，勇猛精進，自策而勵，住法隨法行，由此能入靜慮等定。

「云何說力」？第三科是「說力」。

「謂於靜慮等增上緣法，多聞任持，乃至廣說」。這個「謂於」就是說你想要成就禪定的人，「於靜慮等增上緣法」，就是講解，這是指書本子，這書本上講解這「靜慮等」，講解靜慮：初靜慮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乃至空無邊、識無邊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定，講解這樣的定的教法，這個教法是你修定的「增上緣」。我還疑惑這個增上緣的「緣」是個教，原來我看了

其他的本子，也就是「緣」。就是這個教法，是你修定的最強力的一個助緣，這個助緣這個教法，還是這個教法。

「多聞任持」，你能夠「多」就是重複的，或者是不斷地去學習。這個「聞」就是學習的意思，你自己聽聞，你自己閱讀，都是聞，從經典上聞。「任持」，學沒有白學，要把裡面的要義能攝持住，究竟說什麼？裡面怎麼個次第學習這個禪定？你要能夠攝持住。若是打開本子知道說什麼，合上本子就不知道了，那就是沒有能「任持」，這個不行，這個不可以，一定要任持，等到跑香跑完了，盤腿一坐，這個法門就在你心裡面現出來，這就是你「任持」了。我學是學了很多，一盤上腿子的時候不知道怎麼用功，那就是沒有「任持」。

「乃至廣說」，不只是任持那麼簡單，還有很多事情，還有很多事情是什麼呢？就是「即依此法獨處空閒，離諸放逸」，就是這個修行人，他自己根據經論上說明這個修行禪定的方法，你就根據所學的這個方法、這個法門，「獨處空閒」，這個「獨」就是你一個人，你一個人住在空閒的地方，那個地方不吵鬧。這個「獨處空閒」在這《清淨道論》上說的非常明白，就是一個人，不可以有第二個人，那個地方那麼講。但是我在想，可以那麼說，就是…這個「獨」什麼意思呢？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解釋了，就是人與人相住的時候，就像一個人相住似的，很多人在一起住，很就像一個人相住似的，那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不觸惱。誰也不觸惱誰，叫做「獨」，誰也不觸惱誰。我們說什麼話，做什麼事情不觸惱，要愛護那個修行人，他要用功的時候，不要打他閒岔。那麼但是若互相幫助就出現了，這裡有許多人同住的，你有需要的時候我來照顧你，我有需要的時候你來照顧我，互相照顧。但是若要用功的時候就像一個人似的，誰也不打誰閒岔。那麼這個解釋，你們同意不同意。

「獨處空閒，離諸放逸」，不可以放逸。這個光陰、時間非常的寶貴呀！不能把寶貴的精神，放在沒有用的事情上，就是「放逸」。「離諸放逸，勇猛精進，自策而勵」，要勇猛，我不怕困難，精進的去努力，一次又一次、一次又一次地就這樣用功修行。「自策而勵」，但是這個懈怠是與生俱來的，那怎麼辦呢？自己要警策自己，不要懈怠，「而勵」，努力的用功。

「住法隨法行」，要安住在「法隨法行」這裡用功，不能退下來，就是有困難也不退下來，一定向前進，這個「住」就是有這個意思。「由此能入靜慮等定」，就是因為這個，因為這個…因此，那麼這個「說力」呢？就是經論的這個本子，本子上說到這麼多靜慮的「增上緣法」，而你能去學習，能選擇一個好的地方，沒有潮濕，也沒有那麼多的螞蟻，也沒有老虎，那麼這個時候

你就「勇猛精進，自策而勵，住法隨法行」，你就能入靜慮，就成功了。這樣說這個「說力」呢？這個「說」是什麼？就是經論，這樣子叫做「說力」。

寅四、教授力

云何教授力？謂於親教軌範師所，或於隨一餘尊長所，獲得隨順初靜慮等無倒教授；從此審諦，作意思惟，能入靜慮及諸餘定。

「云何教授力？」這是第四「教授力」。其實從字面上那個「說」就是教授的意思，但是看內容不是那個意思。「教授力」是什麼意思呢？

「謂於親教軌範師所，或於隨一餘尊長所，獲得隨順初靜慮等無倒教授」。這個不是經本子，不是經論的本子，而是以為一個人，謂於什麼人呢？

「謂於親教」，就是你的親教師，就是為你受戒的這個人，他有責任來教導你的那個師長，或者是「軌範師」，那麼我們通常說和尚就是親教師，軌範就是羯磨師了，「師所」他們那個地方。

「或於隨一」，或者不是親教師也不是軌範師，「於隨一」隨那一位，其餘的，除了親教師、軌範師以外，其「餘」的「尊長所」，他有能力做教授。

「獲得隨順初靜慮等無倒教授」，在這個人的地方你得到了一個法門，他為你講解這個法門，你得到了；這個法門是隨順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等的。「無倒教授」沒有錯誤的教授，教授是教授了還要沒有錯誤才可以，那麼這就是靠人了。說是依法不依人，這個就是依人，前面呢，就是依法，這個就是依人。說不依人，說那個有諂誑的人是不可以依，若誠實的人還是可以依，應該這麼說。

「從此審諦作意思惟」，你從這個人的這一邊，得到了這個法門的時候呢，你能夠「審諦」，審諦也就是包括了「獨處空間，離諸放逸，勇猛精進，自策自勵」，這就是這個意思，很認真的作意思惟，也是用功修行了。「能入靜慮及諸餘定」，也可以入，也會成功的。這一段文上《披尋記》：

《披尋記》四〇〇頁：

云何教授力等者：此說依他教誡教授能入諸定，即施設此名隨信行，是鈍根性。此中無倒教授，謂觀青瘀及膿爛等，或一切行皆是無常，或諸行苦，或一切法皆無有我，如是等。

「云何教授力等者：此說依他教誡教授能入諸定，即施設此名隨信行」，前文就是隨法行的人，這是隨信行的人。那麼「隨法行」是利根的人，「隨信

行」，就是鈍根的人。

「此中無倒教授，謂觀青瘀及膿爛等，或一切行皆是無常，或諸行苦，或一切法皆無有我，如是等」。「無倒的教授」，這是四個力：因力、方便力、說力、教授力四個力，這四個解釋完了。第三個「結顯」。

丑三、結顯

如是顯示四觀行者。謂具因力者、方便力者、若利根者、及鈍根者。

「如是顯示四觀行者」，前面這四個就指「如是」，這樣顯示四種觀行，四種觀行，因此四種而有觀行，就是一個是「因」，一個是「方便」，一個是「說力」，一個「教授力」。

「謂具因力者」，是具了因力者，是前生的栽培，以前的栽培。「方便力者」，是現在的栽培。「若利根者及鈍根者」，也與前生有關係，這兩種人，只要有方便力就可以成功了。

子二、得靜慮者有染差別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標列

復次有四得靜慮者：一、愛上靜慮者。二、見上靜慮者。三、慢上靜慮者。四、疑上靜慮者。

這是能入諸定裡面，「能作四事」是第一科，「能入諸定」這一共分六科，第一科是「入定因緣」，解釋完了，現在是第二科「得靜慮者有染差別」，得到了定的人，他還沒有完全清淨，他還是有煩惱的，但是不一樣，煩惱與煩惱還是有差別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標列」。

「復次有四得靜慮者」，就是有四種得靜慮的人有煩惱的差別，有四種煩惱得靜慮的差別，得靜慮的人有四種煩惱。一是「愛上靜慮者」，這個「愛」是煩惱的名字，這個「上靜慮者」，這「上」應該是讚歎的意思，讚歎這個靜慮是上人法，不是我們有欲的人的境界，是超過了人的境界，所以叫做「上靜慮者」，得到了上靜慮呢，他還是有愛煩惱，所以是「愛上靜慮者」。

「二、見上靜慮者」，這上靜慮上呢，他還有見煩惱的。「三、慢上靜慮者」，有慢煩惱。第「四、疑上靜慮者」，得了靜慮，還有疑惑的。這就是愛、見、慢、疑有四種煩惱的不同。

這是「標列」，下面「解釋」，解釋裡面，先解釋「愛上靜慮」，愛上靜慮先是「徵」。

丑二、隨釋（分四科） 寅一、愛上靜慮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徵
云何愛上靜慮者？

「愛上靜慮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底下「解釋」分兩科，第一科「舉種類」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舉種類

謂有如一先聞靜慮諸定功德，而不聞彼出離方便，於彼一向見勝功德勇猛精勤；由此因緣，入初靜慮，或所餘定。

「謂如有一」，這就是說：譬如有一類的人，「先聞靜慮諸定的功德」，得了禪定有三味樂、有喜樂、有殊勝的功德，有功德或者是得了神通怎麼怎麼的，那麼聽說這樣事情呢，心裡面當然生希望心，我不想做欲界的人，色界天上的人好。

「而不聞彼出離方便」，但是他沒能聽到那個人，告訴你那個四靜慮也是個陷阱，社會上很多的陷阱給你準備，準備你往裡面跳，現在四靜慮也是陷阱準備要你往裡面跳，但是陷阱與陷阱有不一樣，就是它還有一點好的地方，有作用的，所以還是應該學習，但是他有一些過患，你應該出離，還應該教授你一個方法要出離這個四靜慮的，但是你「而不聞彼出離方便」你沒有能夠學習到，出離四靜慮等的方便法門，你沒有學這個。

「於彼一向見勝功德」，那麼你就是那個人，「一向」就是偏於一面，見到這個禪定靜慮的殊勝功德，就「勇猛精勤」的修行，他不知道禪定裡面也有不如意的事情。「由此因緣入初靜慮」，由於你貪求殊勝功德法，所以能夠勇猛精進，就成功了，就是入初靜慮。「或所餘定」，或者不只「初靜慮」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或其他的「定」。

辰二、出彼愛

如是入已，後生愛味。

這是第二科，前面舉這個種類，這就是說這個「生愛味」，就是有好的滋味都很歡喜愛著。那麼舉這個種類，他這個人就是「一向見勝功德」，這麼樣精進就得到初靜慮了。

「如是入已，後生愛味」，像前面這個人啊！很勇猛，他成功了，但是入定以後他對這個定就生愛著心了，愛著這個定，就是這麼回事，所以叫做「愛上靜慮」這樣意思。《披尋記》：

《披尋記》四〇一頁：

愛上靜慮等者：謂如一於上靜慮，聞說喜樂妙樂寂靜無動名聞靜慮諸定功德，而不聞彼如病如癱如箭等，諸行過患不知出離，是名不聞出離方便。由是因緣，勇猛精勤求入彼定，既得入已，而生愛味，是名愛上靜慮者。

「愛上靜慮者：謂如一於上靜慮，聞說喜樂妙樂寂靜無動名聞靜慮諸定功德」，「上靜慮聞說喜樂」，喜樂是初禪、二禪有喜樂，「妙樂」就是三禪，四禪就是「寂靜無動」的功德，「名聞靜慮諸定功德」。

「而不聞彼如病、如癱、如箭等，諸行過患不知出離」，他這個色界四禪乃至無色界四空定，也還都是「如病、如癱、如箭等諸行過患」，還有這種過患，「過患」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出離，「是名不聞出離方便」。

「由是因緣，勇猛精勤求入彼定，既得入已，而生愛味，是名愛上靜慮者」。這愛上靜慮就是這麼意思。

寅二、見上靜慮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徵

云何見上靜慮者？

「云何見上靜慮者？」這是第二科「見上靜慮」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徵」，什麼叫做是見上靜慮呢？底下解釋，第一科「舉種類」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舉種類

謂如有一從自師所，或餘師所，聞諸世間皆是常等，如是方便，入初靜慮，乃至有頂。

「謂如有一」，有一類人。「從自師所」，從他自己的師長、或者是和尚阿闍黎；「或餘師所」不是和尚阿闍黎，其他的尊長。「聞諸世間皆是常等」，這師長告訴他，世間都是常住的，不是無常的。那麼這個意思和前面也有提到。「如是方便入初靜慮，乃至有頂」，詳細解釋，看《披尋記》解釋：

《披尋記》四〇一頁：

聞諸世間皆是常等者：如前已說計常論者，起如是見，立如是論：我及世間皆是常住，非作所作，非化所化。乃至廣說。（陵本六卷十五頁）今敘彼見，故作是說。

「聞諸世間皆是常等者：如前已說計常論者」。「不如理作意」有十六科，這第五科，那個破我論後面就是「計常論」。

「起如是見，立如是論：我及世間皆是常住，非作所作，非化所化」。這是前面那個文「非作所作」，也不是自己作的，也不是他人作的。「非化所化」，這「化」也不是梵天，也不是自在天，他們能變化的、所變化的，不是。「乃至廣說」（陵本六卷十五頁）有說，「今敎彼見，故作是說」，叫做世間皆是常等。

能得清淨解脫出離，彼依此見，勇猛精勤，由是因緣，入初靜慮或所餘定。

「如是方便入初靜慮，乃至有頂」，這個沒有完全，下卷說得詳細一點。

「能得清淨解脫出離」，你若入了色界靜慮的禪呢，你就能得清淨，什麼叫做清淨呢？能解脫欲界的煩惱，能出離欲界的生死。「彼依此見，勇猛精勤」，你若得到色界定，能得清淨解脫出離，能見一切法的世間不是常的事情，於是乎勇猛精勤的修行。「由是因緣、入初靜慮或所餘定」。

這是「舉種類」，第二科「明彼見」，先是「執常等」。

辰二、明彼見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執常等

如是入已，能自憶念過去多劫，遂生是見：我及世間皆是常等。從定起已，即於此見堅執不捨。

「如是入已」，像這個人這樣努力的修行得到色界的靜慮了。「入初靜慮或所餘定，能自憶念過去多劫」，能自憶念過去就是得宿命通了，他能憶念過裡去多少劫，或者二十劫、或者四十劫、或者六十劫。「遂生是見」，「遂」就引發出來一種見解，什麼呢？「我及世間皆是常等」，看見我是常，世間也是常，我及世間都是常等，那麼是一分常論。

「從定起已，即於此見堅持不捨」，他從禪定裡面出來以後呢？他就對這個常見「堅持而不棄捨」，所以叫做計常論者。這可見不是散亂心執著世間是常，這是說得到色界定的人，他執著世間是常，他不知道生死輪迴都是無常。

巳二、執出離

復於後時，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。謂由此故，當得清淨解脫出離。

「復於後時，審思審慮」，這是第二科「執出離」。「明彼見」這一科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執常等」，第二科「執出離」。

「復於後時」，這個修行人得到了初靜慮，或者餘定，他從定出來的時候

呢，是「審思審慮」，就是很深刻的去思惟、去考慮。「審諦觀察」，其實「觀察」和「審思審慮」有什麼不同呢？或者說是有淺深的不同，可以這樣說。「謂由此故，當得清淨解脫出離」，「審諦觀察」的結果呢，就是你成就了這個定，就能得到清淨，得到解脫出離的，得到這樣好處。

那麼這是「見上靜慮」。這個《披尋記》上有個不同的解釋。

《披尋記》四〇一頁：

復於後時審思審慮審諦觀察等者：此中義顯彼見唯是邪執，而不能得清淨解脫出離，故於後時復更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，謂當能得清淨解脫出離。見諦諸聖則不如是，證現觀已，彼於後時不須觀察。義如《解深密經》勝義諦相中說。

「復於後時審思審慮審諦觀察等者：此中義顯彼見唯是邪執，而不能得清淨解脫出離，故於後時復更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，謂當能得清淨解脫出離。見諦諸聖則不如是」。若是佛教徒得到初果的聖人是見諦了，初果、二果以上都是見諦，這些聖人都不同。「證現觀已」，就是他得到清淨無分別智慧以後，得到初果，得無生法忍之後，「彼於後時不須」再「觀察」，就是身心是如此的，所以這個和外教徒不一樣，這「義如《解深密經》勝義諦相品」裡面說的。

寅三、慢上靜慮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徵

云何慢上靜慮者？

「云何慢上靜慮」呢？寅三「慢上靜慮」，卯一是「徵」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舉種類

謂如有一聞如是名，諸長老等，入初靜慮乃至有頂。聞是事已，遂生憍慢；彼既能入靜慮等定，我復何緣而不當入？依止此慢，勇猛精進。由是因緣，入初靜慮及所餘定。

「謂如有一聞如是名」，謂如有一個人。這底下「解釋」，第一科「舉種類」。這個人聽說「如是名，諸長老等」，這樣名稱的長老，「諸長老」不只一位，「等」。「入初靜慮乃至有頂」，他們這些人用功修行，成就了初靜慮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定。

「聞是事已」，這個人聽見了這件事以後，「遂生憍慢」，就有一點生憍慢

心了。「彼既能入」，那個人我認識嘛，他得到四禪、四空定了，那個人很平常沒什麼了不起，他能入定，我也能。「我復何緣而不當入」呢？他能，我更進了，就生了憍慢心。「依止此慢，勇猛精勤，由是因緣入初靜慮」，功德很大，這高慢心使令他成功了，也是不錯的，這個高慢心是個煩惱，但是煩惱也有功德。「及所餘定」，不只初靜慮還有其他的定。

這是說「種類」。這是第二科「顯彼慢」，第一科「計等」。

辰二、顯彼慢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計等

如是入已，後生憍慢。

「如是入已，後生憍慢」，就這樣子成功以後，他心裏生憍慢，他憍慢什麼呢？他能入定，我也能，我和你一樣，叫做「計等」。

巳二、計勝（分二科） 午一、舉計

或入定已，作是思惟：唯我能得如是靜慮，餘不能得。

「或入定已，作是思惟：唯我能得如是靜慮」，這第二科是「計勝」，我超過你，你不能入這個靜慮，「餘不能得」，這樣子執著。

午二、明失

彼依此慢，復於後時，於諸靜慮，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。

這第二科「明失」，說明他的過失。

「彼依此慢」，他根據他的憍傲心、高慢心。「復於後時」，就是得了定以後。又「於諸靜慮」，對他所成就的靜慮。「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」，是不是我得靜慮呢，他再注意觀察、觀察，是這個意思。在那個《披尋記》：

《披尋記》四〇二頁：

彼依此慢等者：此中義顯由慢為依，於諸靜慮雖已證得，而不圓滿清淨鮮白，是故說彼復於後時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。

「彼依此慢等者：此中義顯由慢為依」，就是有了憍慢心，有了高慢心，由高慢心來發動。「於諸靜慮雖已證得」，發動修行就是成就了諸靜慮，「而不圓滿清淨」，但所得到的靜慮並不圓滿，也不清淨。「鮮白」，就是沒有污染。「是故說彼復於後時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」，是這樣意思。

寅四、疑上靜慮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徵

云何疑上靜慮者？

這是第四科「疑上靜慮」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徵」。什麼叫做「疑上靜慮」呢？這底下第二科「解釋」，第一科「舉種類」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舉種類

謂如有一為性暗鈍，本嘗樂習奢摩他行。由此因緣，入諸靜慮，或所餘定。

「謂如有一種人為性暗鈍」，性者心也，就是他這個心「暗鈍」、不明，這個智慧不夠就是「暗」，而遲「鈍」，雖然有一點了知，但是慢。「本嘗樂習奢摩他行」，雖然這個人是暗鈍，但是他從本以來，他常常的「樂習」，歡喜、歡喜學習奢摩他，歡喜靜坐，修奢摩他寂靜其心，歡喜做這個事。「由此因緣入諸靜慮」他成功了，「或所餘定」。

辰二、明彼疑

如是入已，復於上定勤修方便，為得未得，於四聖諦，勤修現觀。性暗鈍故，不能速證聖諦現觀。由此因緣，於餘所證便生疑惑，依此疑惑，復於勝進，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。

「如是入已，復於上定勤修方便」，這是第二科「明彼疑」。這個「如是入已」這個為性暗鈍的這個人，他的意志還是很強的，他入了初靜慮，入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靜慮了。「復於上定」，他又能高過這個四靜慮的定。「勤求方便」，就是精勤的努力去修行。「為得未得」，為了成就沒得到的功德，而繼續努力。什麼功德呢？

「於四聖諦，勤修現觀」，這就是佛法了，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，勤修現觀，精進不懈怠的修這個現觀，修這個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這種智慧。「性暗鈍故，不能速證聖諦現觀」，因為他的心暗鈍的關係，他不是很容易很迅速的就得到初果了，「不能速證聖諦現觀」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都名為…他那個清淨智慧、無漏的智慧都名為「現觀」，「不能速證聖諦現觀」。

「由此因緣，於餘所證便生疑惑」，他自己想要得無漏的三昧，很久很久不能成就。「由此因緣，於餘所證」，就是除了無漏的四種現觀之外，有漏的定叫做「餘」；對於有漏的定，也就是他所證的四禪、四空定，他便生疑惑了，說我若想修無漏的現觀，很久都不能成功，那麼這有漏的四禪八定，我成就

了嗎？「於此疑惑」，也就便生疑惑。

「依此疑惑，復於勝近，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」，說他又繼續努力，他不退下來，「勝進」，還是「審思」認真的去思惟、去考慮，審諦的去觀察這個所緣境。

《披尋記》四〇二頁：

依此疑惑等者：此中義顯疑惑為依，於諸世間靜慮隨一證得一切種清淨，而於出世靜慮不善修習，是故說彼復於勝進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。

「依此疑惑等者：此中義顯疑惑為依，於諸世間靜慮隨一證得」，隨那一個靜慮他能成就了，「一切種清淨」了，「而於出世靜慮不善修習」，「是故說彼復於勝進審思審慮、審諦觀察」，這個疑惑原來是這樣意思，不是一般的那個疑惑。

子三、愛味相應等別（分三科） 丑一、愛味相應靜慮等定（分二科）

寅一、徵

復次云何愛味相應靜慮等定？

寅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舉種類

謂有鈍根，或貪行故，或煩惱多故，彼唯得聞初靜慮等所有功德，廣說如前愛上靜慮。

「復次云何愛味相應靜慮等定？謂有鈍根，或貪行故，或煩惱多故，彼唯得聞初靜慮等所有功德。」這是第三科「愛味相應等別」。第一科「入定因緣」，第二科「得靜慮者有染差別」，這兩科講完了。現在第三科「愛味相應等別」，得了禪定有愛著心，愛著心與他的靜慮相應，「等」還有其他的事情。這裡面分三科，第一科「愛味相應靜慮等定」，又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徵」，第二科「解釋」，解釋又分兩科，第一科「舉種類」，前面這是「徵」，底下「謂有鈍根」，這底下「解釋」，底下就是「舉種類」。

「謂有鈍根人」，這些人根性不是那麼利。「或貪行故，或煩惱多故」，或者他這個鈍根人他有煩惱，貪心一直在活動，所以就叫做「貪行故」；「或煩惱多故」，或者貪煩惱很多，不斷的生起，或者有其他的煩惱，也很多故。「彼唯得聞初靜慮等所有功德」，是這個鈍根人，他只是得聞了初靜慮的所有功德，「廣說如前愛上靜慮」，像前面說的。

那麼這是「舉種類」，底下第二科「出愛味」。

卯二、出愛味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略標

於上出離不了知故，便生愛味戀著堅住。

「於上出離不了知故」，他沒能夠聽聞出離的方便法門，所以他對於出離這件事情不知道。「便生愛味」，他只是愛著所得的定。「戀著堅住」，就是不捨、戀著不捨，很堅固的，他這個執著心很堅固的存在，在那裏，住在禪定裡面。還是有這麼多的煩惱，這個煩惱多故者啊！《披尋記》：

《披尋記》四〇二頁：

或煩惱多故者：調貪、瞋、癡、慢、尋思煩惱，種種非一，隨應現行，名煩惱多。

辰二、別簡

其所愛味，當言已出，其能愛味，當言正入。

這是第二科「別簡」，簡別一下，究竟什麼叫做愛味？

「其所愛味，當言已出，其能愛味，當言正入」。「其所愛味」就是定，就是靜慮，那麼這個，這個愛味的時候呢，「當言已出」當應該說，他從初禪裡面出來了、出來了。「其能愛味，當言正入」，這個能愛味的心，這個愛味，是在心這一方面，那麼心裡面有愛味心，能愛味的是心，這個時候，他一有愛味的時候呢，他不是在禪定裡面，是從禪定裡面出來，才有愛味，所以說「當言已出」定，「其能愛味，當言正入」，入於能愛味的心情裡面去了，這樣呢，就是在禪定裡面不愛味，這個不愛味的心從禪定裡面出來了，入於愛味裡面，就是有愛味了，這個次第是這樣子。看這文《披尋記》：

《披尋記》四〇二頁：

其所愛味當言已出等者：決擇分說：略由三相修等至者愛味等至：調或證得等至，出已計為清淨，可欣、可樂、可愛、可意，隨念愛味；或未證得或已證得未來愛味增上力故，追求欣樂而生愛味；或已證得計為清淨可欣可樂乃至廣說現行愛味。若從定出可生愛味，若正在定無有愛味。言愛味者，調於是中遍生貪著。（陵本六十二卷五頁）今於此中說所愛味及能愛味，隨應當知。

「其所愛味當言已出等者：決擇分說：略由三相修等至者愛味等至：調

或證得等至，出已計為清淨，可欣、可樂、可愛、可意，隨念愛味；或未證得。」這裡解釋意思，這個決擇分解釋這個文的時候，「略由三相修等至者」，有三種相貌來修這個「等至」，修這個禪定。「愛味等至」，這個三種等至，第一個是「愛味等至」愛味定，這個是怎麼回事呢？

「謂或證得等至」，或者這個修行人他一成就這個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了，這個「等至」。「出已」，他一證得就是入定了，入定之後出定，從禪定裡面出來，「出已計為清淨」，他執著這個禪定是清淨的。「可欣、可樂、可愛、可意」；「可欣」很可以歡喜、很可以愛著的，他就「隨念愛味」隨他的念心，總是對這個禪定有愛味心。

「或未證得，或已證得，未來愛味，增上力故。」那麼若未證得，那當然還沒有愛味，證得以後才有愛味，所以「或未證得」，他就是要將來，他才能夠有證得，那就是「愛味或未證得」。「或已證得」已證得，就是在以前已經證得，或者是到未來的時候才證得。若再簡單解釋，「已證得」是過去，「未證得」是未來。那麼現在證得，分這麼三個時期，可是這文上說呢？「或已證得，未來愛味，增上力故」，這就是通於「未證得」也通於「已證得」。那麼還是說沒證得，因為沒證得，所以對禪定的愛味，是在未來，還沒成就。「增上力故」，雖然沒有證得，但是他對禪定，人家讚歎他那功德啊！他這個希望心很強，他愛著、愛著禪定的滋味，這力量很強大，所以「增上力故」。

「追求欣樂而生愛味」，他就努力去追求禪定，努力的去修行。「追求欣樂」特別歡喜，哎呀！我若得定可怎樣地歡喜啊！很努力！對用功修行心情很快樂。「而生愛味」成就了禪定的時候，就是有了愛味心。「或已證得計為清淨」或者是已經成就了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的，他就知道禪定是清淨，是「可欣可樂」的。「乃至廣說現行的愛味」，對禪定有愛著心。「若從定出，可生愛味」，這愛味不是在定裡面，是從定裡面出來以後回想所入的定，這個時候心裡面就生出了愛著心。「若正在定，無有愛味」，若正在禪定的時候是沒有「愛味」的，有這個意思。禪定是喜樂，第二禪是內淨，喜樂一心，正念知，正念正知捨，樂一心。這裡面愛味是在出定以後的。「若正在定，無有愛味，言愛味者，謂於是中遍生貪著，」這就是愛味（陵本六十二卷五頁）。「今於此中說所愛味及能愛味，隨應當知」，這樣的意思。這是一個特別的…在禪定裡面沒有愛味，出了禪定以後，回想這個禪定才有愛味心生起。